

蔡和森在沪主编《向导》周报

朱少伟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曾讨论党报问题。8月,中共中央在西湖会议上决定创办一份权威性的刊物,广泛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9月13日,第一份公开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在沪问世,系十六开本,刊头下标明为“周报”,总发行机构设于老西门肇浜路(今复兴东路)兰发里3号;蔡和森担任主编,参与编辑和撰稿的先后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高君宇、彭述之等,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等也写过文章。创刊号的《本报宣言》指出:“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蔡和森发表的《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则劝告孙中山若要革命成功,“便要一面与民众为密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以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他还曾在《敬告本报读者》中申明,《向导》是“中共政治机关

报”,又是“中国民众的喉舌”,“是真正代表中国民众利益的报纸”,“是中国劳工同胞的忠实好友”。

蔡和森主编《向导》将近三年,以顽强的精神克服了经济拮据等困难,坚持出刊一百五十期。该刊开始是每期八页,他为了满足读者需求,从第一百四十二期起增至十二页,至第一百四十四期又加到十六页;在编辑方面本来是依照稿件内容排列,他出于增强针对性和突出重点的考虑,相继开辟“时事评论”、“寸铁”、“各地通讯”、“余录”、“什么话”等栏目。与此同时,他还自己动手撰写了大量政论、时评(仅署名“和森”的便达一百三十余篇,另有许多则借用妻子向警予的笔名“振宇”),无论是五六千字的长文,还是数百字的短文,都能抓住现实中的重要问题或典型事例作具体分析,说理透彻,观点鲜明,颇有说服力。当年,曾负责该刊出版印刷的徐梅坤多次去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甲秀里,到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住处取稿件,送往梅白格路(今新昌路)的一个印刷所排字。

蔡和森常去工厂,虚心听取大家的建议和批评;为了及时反映读者要

求和呼声,他特意在《向导》增设“读者之声”栏目。该刊积极向民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努力使之深入人心;而民众对该刊的热忱支持,又成为它在困境中坚持出版的坚强后盾。该刊被誉为黑暗中国的“一线曙光”、苦难同胞的“思想向导”,发行数从起初的三千余份,直线上升至两万余份。当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屡次称赞《向导》在读者中“影响很大”;李立三也给予这样的评价:“《向导》的功绩,正是和森同志在中国革命中表现的极大的功绩。”

由于政治环境所迫,《向导》编辑部几经转移,其间曾迁至北京、广州、杭州;但发行范围却从上海、北京、广州、长沙逐渐扩大到全国各大中城市,并在巴黎、柏林、东京设立分销处。1925年夏,蔡和森因病离开《向导》编辑部,由彭述之接编,郑超麟承担具体编辑事务;1927年春,《向导》编辑部随中共中央机关从申城迁至武汉,由瞿秋白主编,羊牧之协助编辑,最高发行量曾达十万份,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时停刊,共出版二百零一期。该刊经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全过程,见证了这一历史时期党的发展。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今年3月是他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这位革命家昔日不畏艰难在沪积极为党工作的场景,将一直激励着后人努力奋斗。

松江老地名的故事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那一年在部队服役十年的父亲复员回到松江。我的出生地叫荷叶隄,一个有些诗情画意的名字,据说从前有荷花塘而得名。历史上荷叶隄北有松江的小西湖——白龙潭,荷叶隄曾经有过荷塘月色是完全可能的。可惜我出生晚了,上世纪70年代的荷叶隄不仅看不到“荷叶何田田”,连个水塘都没有,而是一条东西走向路面较宽的弹石路,南北两侧分别连接着小弄堂、大弄堂、西桑园弄、东桑园弄、莫家弄、豆神弄等大小不一的弄堂,就像沿途有许多支流汇合进来的一条不大不小的河流。

我确切的出生地应该是莫家弄穿过荷叶隄向北的那条东桑园弄,为了与西边的桑园弄区别,后来改称荷叶隄26支弄,那时向北过桥就到潭东街。在这条窄窄的小巷东边有一片相对开阔的居民区,是当年房产所职工住房,俗称“10间头”、“20间头”,据说我就出生在那里头。但毕竟尚未记事,脑子里一片空白,追索我所有记忆,最早的始于太平路。

太平路是一条与荷叶隄并行、东西向的弹石路,宽度也差不多,因民国时设有救火联合会而得名。大约在我两三岁时全家搬到太平路的一条支弄居住,其实说是太平路,不如说是荷叶隄的最东头更为确切。因为这条支弄连接太平路和荷叶隄,我家位于支弄的北段,西边对直的大路就是荷叶隄。这条编号太平路12弄的小巷,也叫豆神弄,一边是松江电器厂(居民都叫曙光厂)的高大厂房,一边是高墙民房,弹石路逼仄狭窄,最险要的在其中段的一个直角拐弯处,陌生的骑车人常常会吃药擦到墙,是我儿时记忆中的“青松岭”、中学时自行车炫技的好地方。拐过这段“青松岭”向东,南侧有一个很文艺的院圃,类似鲁迅笔下的百草园和林英子的城南旧事,透过

从荷叶隄到太平路

李宏波

矮矮的旧砖墙,可以看到碧绿的菜畦、高大的广玉兰,但更多的是一些野花杂树,无人问津,却孤芳自赏。向东拐弯再向南走,恰似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一片宽阔的场地坦露面前,这里就是太平路的东头,连接着岳庙、和高坟、妙严寺弄,也妙弄、新桥街的汇合处。

太平路的西头是百岁坊,明代这里曾出过一名百岁的尚书,并立有牌坊而得名。上世纪70年代的百岁坊,牌坊早无踪影,有一家浴室倒是经常跟着爷爷去“孵蛋堂”。但百岁坊多少有些不同寻常,不是因为百岁的尚书,而是它东西两边各有一所小学。东面的叫反修小学,西边的是东方红小学,带有鲜明的“文革”色彩,“文革”后合并成为现在的岳阳小学,我的整个小学时代就是在反修小学向岳阳小学演变中度过的。虽然现在看来当时的办学条件非今比,但在老松江人的记忆中,中山、岳阳、永丰是改革开放后很长一个时期松江城区最著名的三所小学,培育了众多的松江子弟。如果换成今天,太平路到荷叶隄周围可都是炙手可热的学区房,想进名校,价格不菲。而那时候,除了极个别的私房,绝大部分都是向房产所租借的,租金低廉到只具象征意义,一般几块钱,因为大家工资都不高,相当于现在的“廉租房”。

我家院门外,也就是荷叶隄的最东头,有一块空地,弹石路边有一项当时最重要的公建配套设施——公用水龙头。论人气和使用率远远超过现在居住小区的健身设施。那可是一年四季不论阳光灿烂还是刮风下雨,周边几十户人家提水、淘米、洗菜、刷碗、洗衣服乃至刷马桶的必来之地,吃喝拉撒都离不开它。男女老幼一拨走一拨来,锅碗瓢盆、竹篮铅桶,什么家伙都有;东家长西家短,新闻不断,干活不累。争抢中有谦让,零乱中有秩序,陌生中有温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公用水龙头,一幅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图。

藏家故事

继去年马年初一到松江天马邮局追“马戳”、“马封”后,开始对农历年初一的生肖实寄封感兴趣。乙未年是我的本命年,于是去年底就开始琢磨如何可以收到羊年初一的实寄封。2月24日收到了来自羊城广州五羊邮局的实寄封,因为广州的朋友Zoe帮我实现了这一愿望。认识小吴还得从5年前的公司业务开始讲起……

那是2010年的初春,我工作的企业因为扩建需采购一批德国原装的水泵,而上海的合资企业不提供代理业务。于是我上网找到了该品牌在香港的分公司,通过邮件和电话联系,该公司指派了香港分公司广州办事处的业务人员Zoe接洽此业务,最终我圆满地完成了企业交给我的任务。在整个业务活动中,我们以诚相待,以情相融,结成友谊,由此平添一位远在羊城——广州的朋友。

要想制作一枚精美的拜年封,用生肖邮票和加盖当年有生肖字样邮局的戳,再辅以适当的封片,形成票、戳、封片三位一体的完美的集邮收藏品,然而加盖日期是关键。如同去年《松江集邮》孙终生老师著文所讲,中国人所言生肖、拜年应该是农历初一始更为合理,我颇有同感。于是追求羊年初一的原地封“羊封”成了我2015集邮新征程的新目标。

2015年1月5日的凌晨,与往年一样,生肖“羊票”发行的当天我和集邮协会的邮友一起,在寒冬中为了自己的集邮爱好来到邮局排队——这样

羊年羊城抒邮情

徐积泰

可以平价买到两份四方联生肖羊年的邮票和其它生肖邮品。

通过邮友孙老师提供的全国部分有“羊”字地名邮局资料,我喜出望外,发现了“圆梦”之地——广州五羊邮局,因为那里有我的朋友Zoe。我不知道她集邮否?我不知道她在不在家过年?也不知道她能否为我去跑一趟?这一切都是未知数。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我迫不及待地拨通了Zoe的电话,我说希望通过她的帮忙,大年初一的当天到五羊邮局为我实寄一些邮品,使我能得到心仪封片。Zoe二话没说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我的请求。事后才知,她不集邮,对集邮认知甚少,甚至可说一窍不通。朋友所托,这就是信任,这就是友情,这是金钱无法买到的真情。Zoe把友谊高于一切,难能可贵!

接下来是准备工作,1月27日,我将今年的生肖邮票“羊票”、上海集邮公司的发行的明信片、纪念戳卡等以挂号信的形式寄出。当然,不忘写一封信告诉Zoe如何操作接下来的每一个步骤,包括提前“踩点”了解羊年初一是否营业、有没有纪念邮戳等。我寄出的挂号信,不到一周时间就毫无悬念地到了Zoe的手上。

等待的心情是忐忑的,与其说是担心,倒不如说是期盼,过年后几乎每天都要打开信箱看看,期盼信箱中的出现新奇,期盼这些精美的邮品能够辗转千里之后完好无缺地呈现在我的

眼前。2月24日的傍晚,下班后习惯地打开楼下的信箱,耀入眼帘的是从羊城广州寄来的羊年初一实寄封,还盖有“乙未年生肖邮局广州”字样的纪念章。

如今是微信、微博和广场舞统治的时代,人们的娱乐方式多种多样,集邮不再是丰富人们业余生活的一个方式,寄信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但是集邮于我却魅力不减。记得有位邮友曾经说过“集邮是一种文化的传承,让你在方寸之间窥见历史变迁。”今天,我收到这枚小小的信封,让我有感而发,因为本命年的“五羊”实寄封记载着我们的邮情,我会原封原貌地保存好它,正所谓方寸间看到我集邮路上的朋友,小小的纪念戳卡镌刻着岁月痕迹。



灯下偶拾

创设于清乾隆47年(1782)有233年店史的余天成堂是一家驰名江南的老药铺,如今更以勃勃生机,屹立于古城原址。醇醇的中药香味,每日顾客拥挤的人流,使人感悟到国医国药之魅力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店堂里一直挂有古老的“戒欺”匾匾以及“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等药业名联,现在更增添了金灿灿“先进集体”、“巾帼文明岗”等等许多奖牌证书,昭示着以仁立业、以德为先的创业传统在新时期的继承发扬。为进一步满足病家对国医国药需求,已由原先的几名中医师坐堂门诊扩展为建有16间诊室、21位知名退休老医师组成的医疗团队——余天成堂中医门诊部,弥补社会医疗资源之不足。这个医技精湛、医德高尚、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疗团队,不但名驰茸城、金山、青浦、奉贤等

余天成堂与名老中医

周师增

地亦时有病家慕名而来,日均接诊病员500以上,不少诊室挂满了锦旗。

传承中医瑰宝,弘扬历史文化。辨证施治,“望、闻、问、切”一整套中医治病基本功在这里都用上和落实了。笔者先后作了几次“明察”与“暗访”,并专门拜访请教了曾担任区政协常委兼医药卫生工作委员会主任的著名医师杨桂生大夫,杨医师在十分繁忙之际先说了“望、闻、问、切”中的第一个“望”字:“人的面部有五种颜色。望面色,包括面部颜色和光泽两个方面,面部颜色可体现人体血色是否正常,其光泽可反映精气是否充沛。人体面部的血管十分丰富,体内气血的充盈或衰弱,容易通过面部色泽变化显现出来,面部的红润光泽多数是气血充盈;面部的淡白无华多与气血不足有关;面色口唇干红则是内热的表现;午后或晚上两颧潮红则是阴虚火旺的表现。”“按照中医传统理论,人体各个脏腑在面部有相应的反映区,面部色泽浮沉及局部色泽变化,不仅能区分病变部位的表里,而且能审查病变所在的脏腑;口中的舌苔,更能反映体内的湿寒程度及肠胃功能……”听后获益匪浅,感受到这里的医师不愧为病家所供认的当今茸城地区的名老中医。

医师,是受人尊敬的特殊行业,肩负着治病救人重大职责与光荣使命。培养名老中医,更非一时之功。“江山代有才人出”唯望相关部门进一步重视国医国药之特有功能及其独到之处,精心培育中医人才,务使名老中医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松江闲话

“在顾”迪两个字拉松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常常用到。例如:“蒋老师,长远不见,来,喝杯茶。”蒋老师双手接过茶杯,说道:“在顾,在顾。”这里的“在顾”,是谢谢的意思。

又如:“顾阿奶,今朝正月半元宵节,奴包了圆团,拿几只本依吃吃,勿晓得依欢喜哇。”顾阿奶接过圆子,连说:“在顾,在顾。”“在顾”也是谢谢的意思。

但是,松江闲话里,“在顾”还有另一层意思,如:“迪个小人淋勒拉雨里,伞

在顾

张人健

也勿撑一把,看看伊全身淋得湿透,真在顾来”。迪个“在顾”又作“可怜”解释。又如:街头一个小人在乞讨,蓬头垢面,老年人看到,一定会生出怜悯之心,“迪个老人在顾来,伊拉爷娘哪能勿管的?”“在顾”在此处是同情、怜悯之意。

生活茶座

周良弼 书

1953年,美国《成功》杂志刊登了一项调查结果,说的是研究人员对耶鲁大学一个班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有一个有关目标的问题:一、你制定过目标吗?二、你有没有把目标记录下来?三、你有去实现目标的计划吗?

调查结果:3%的学生记录下了他们的目标,并有完成目标的计划;13%的学生有目标,但没记录下来;84%的学生没有具体目标。

时隔20年后的1973年,研究人员对当年被调查的学生进行了再次调查,这次调查的是他们经过20年打拼之后拥有的财富情况,结果让人

20年前后的调查

赵盛基

瞠目。那13%有目标但没记录下来的学生赚的钱平均比那84%没目标的学生多2倍,而那3%记录下目标的学生赚的钱平均是其余97%的学生的10倍。

目标,停留在口头上,仅仅是一个梦想,或许成真,或许成空;目标,落在纸上,就成为一个承诺、一种使命,必然召唤着你去兑现,去完成,直至成功。